



大山一样的母亲

傅喜群

儿时，我好吃零食。那个年代，农村走亲访友的礼品就是一包饼干、糖果之类的包裹。平时，母亲总把它们置放在土屋木楼上防潮的石灰坛子里。母亲白天在外出工，我在家玩耍时便爬到楼上，一只手用力撑开盖在坛子上的石板，另一只手伸进去在一个包裹上钻一个小洞，掏出一块饼干或者一粒糖果。幼稚的我总是想，一大包呢，偷一两块也不会被发觉。可小孩子吃滑了嘴，一个包裹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空纸壳。有一次，我这个馋猫正在吃饼干时，被母亲发现了，因怕她发怒，我便先发制人地哭了起来。然而，母亲却淡然一笑：“傻孩子，这饼干是娘专门留给你吃的啊……” 母亲不在乎饼干，但却在意我的哭。她说，山里娃有山的性子，怎么能哭呢？

后来，哥哥和姐姐们常拿这件事来调侃我，我不哭不闹，因为我记住了母亲那句话：山里的娃，不哭。但是，山的性子又是什么呢？小小年纪的我，不懂。

前些年，我读到家乡一位文友的散文《大糖情结》，里面也有一个类似于我偷吃饼干的情节。在那个年代，家乡的大糖很是珍贵，需要凭公社发的糖票去供销社才能买到。因为难买，又是走亲戚必须之物，所以文中所写的那个偷吃大糖的小男孩，受到了他母亲的惩罚。为了去除他的馋性和“贼”性，做母亲的将儿子的头按在塘水里去捂，结果，一失手就捂死了自己的儿子。读到这里，我似乎发现了母亲所具备的“山的性子”：胸怀宽厚，心地慈祥。

母亲虽对我十分疼爱，但却宽严相济。儿时，有一次我和伙伴们把队里刚种到地里的红薯种扒出来烤了吃。母亲知道后，撩开我的裤衩，用竹枝在屁股上好一顿痛打。她打了后还严厉地训诫我：今后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，打断你一条腿！那是母亲唯一一次打我。但是，这一顿打和那火辣辣的痛楚，却让我铭记至今，终生难忘。因为，它让我深深地感触到了：

娘虽为一个柔弱的山里女子，但那铁骨铮铮、刚正不阿的山的性子，却是如此鲜明，令我敬畏，不敢偏离！

在那集体化年代，母亲白天出工，中途休息，别人在树荫下乘凉，她便抽空打一篓猪草。傍晚收工回家，还要忙做饭、喂鸡、剥猪草等家务。深夜上床睡觉前，她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为一家子老少纳鞋底做布鞋。为哄我睡觉，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童话故事，讲从前有座山、山上有个洞、洞里有个老神仙……无数个夜晚，母亲纳鞋底那丝丝作响的声音，还有她所讲故事的美妙韵味，总是伴我酣然入睡。无数个夜晚，我依偎在母亲怀抱撒娇，向她许诺：长大以后，买团鱼乌龟给娘吃，买天上的飞机给娘坐…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村许多地方粮食还不充足，人们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父亲当大队书记，上面来人了，大多是在我家吃饭。这样，大队不用花一分钱，我家里的招待费就可就得靠母亲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挤了。家里来了客人，一般都是煎几个鸡蛋，还有一碗腊肉，这腊肉碗底下其实都是腌制的萝卜干和青菜叶。来客人了，母亲做好饭菜端上桌，父亲陪着，她便端上搪盆喂猪忙家务了。等到忙完，就随便吃点剩下的菜汤和锅焦。有时临时来客，家里连鸡蛋也没有，她便不声不响地出去借。在那困难年代，正因为母亲勤俭操劳，持家有方，才使得我们兄弟姐妹没有饿着，得以健康地成长。

母亲为人善良，宅心仁厚。童年时代的父亲，因奶奶的改嫁离去而导致生活坎坷，为此一直与奶奶心存芥蒂。母亲劝道，世上哪有记恨娘的崽啊？她纵有千个不是，也是生你的娘呢！在母亲不时的劝解下，父亲的心结终于得以化解。奶奶病倒时，父亲和姑姑殷勤伺候数月，守床尽孝，再无怨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学习新闻写作。坚持了数年，除了在报纸上发了

一些“豆腐干”之外，进步甚微。为此，我的耐心和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稿，自己都没信心去邮所寄发，便交给了母亲，嘱她有时间就去寄了。第二天，恰是大同市墟日，母亲去赶集。走到中途一个叫“十字路”的地方时，才突然想起我交给她那装了稿子的信封忘了带，于是，她把背着的竹子寄放在路边熟人家，又往回赶。单程十几公里的山路，就硬是让母亲来来回回多走了两趟，走得两腿肿起，两脚冒出水泡，两天都不能下地。时隔几天，邮递员送来了报纸，我的那篇通讯发在了《湖南农村报》的一版要闻。母亲不识字，但她捧着报纸笑了，那一刻，我分明看见，母亲那有些浑浊的双眼，淌着晶莹的泪花。

此时，我对母亲说的“山的性子”，除了胸怀宽阔、包容仁慈，铁骨铮铮、刚正不阿之外，又多了一层理解：不畏险阻，坚韧不拔。从此，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，我在新闻写作路上愈走愈坚定，终于从一位业余通讯员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宣传工作者。

母亲五十六岁那年，终因积劳成疾卧病在床。临终前，她要我到床上抱着她。怀抱着母亲骨瘦如柴的身子，我不由悲从中来：少时的我，曾无数次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，而回报她养育之恩的却只是这唯一一次拥抱！

每年的清明，我都会回到故乡的山村看望长眠青山的父母双亲。二十九年过去了，我在坟前诉说了二十九年的相思。

母亲，今又清明，您在里面，我在外面，这真的是一种无奈！

我站在母亲的坟前，她生前的音容笑貌，像电影般在眼前放过，背景就是家乡那连绵的山。此刻，在那高耸伟岸的枣岭上，我看到了母亲瘦弱而美丽的身姿和慈祥的笑容……

我大笑，有这么夸自己的吗？见我笑了，他也就放下心了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什么事都不要太执着，不要太看重结果，开心最重要。”

憨夫很幽默，和憨夫坐的士去高铁站，司机将收音机打开，里面传来主持人问话：“假如你男朋友送你一车玫瑰花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呢？”我听得正起劲，憨夫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要是我老婆，会揍我一顿。”司机一惊：“为什么？”“浪费呀，一车玫瑰，那得花多少钱！”憨夫一本正经。

憨夫有点胖，体重一百八。为此，他很得意：“我的肩膀够宽，胸脯够厚。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公和老爸，但是我会尽自己所能，给你依靠。让儿子站在我的肩膀上，看到更远的未来。”

我在千年书院等你

肖芬芳

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撷一缕槐香，在白墙黛瓦的长檐下等你。在等待的空隙里，我静瞻四周，清风乍起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都暗香浮动。这香味氤氲，仿佛已将眼前的一切浸润了无数个世间轮回，萦绕之间，慢慢幻化出书院从前的模样。

时光回溯一千二百年,大唐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。再之,宋至道三年,李士真拓展其院,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。不久,朝廷钦赐匾额,“石鼓书院”名动天下,成为文化之中枢,思想之本源,学者之摇篮。朱熹、张栻的讲学论道,曾让她盛况空前;周敦颐、王船山的理学思想,曾让她熠熠生辉;韩愈、夫之等人在此吟诗作赋，江壁题刻光芒四射。石鼓声声,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士伫立江畔,或讲学授徒,或赋诗作记,或题壁刻碑,或寻幽揽胜。书香阵阵,在碧水青山间沉淀、外溢,向华夏大地散播湖湘文化的种子,书院是可谓当时转云直上的时代最强音！

绿豆大小的鹅黄槐花花瓣飘洒一地,踏上青石石阶,踩着一路的清香,有宁静致远的幽远。这林间的风,这阳光下的竹影，这清脆的鸟鸣,不知不觉地已陪伴了我九个年头。自踏入书院的那一天起,我就喜欢上了这里的飞阁连云、雕梁画栋;喜欢那朱陵洞内诗、青草桥头酒;喜欢那千古吟诵而不衰的韩愈名篇和世代传承而弥新的李贺情操;喜欢那“清流应比清易浹,涤垢何如涤俗难”的新篇;喜欢推窗凭窗坐拥万卷神游的淡泊宁静;喜欢渔歌唱晚、琅琅书声的和谐;喜欢“瞰临渺空阔,绿净不可唾”的纯粹;喜欢南来北往那一双双满怀期待和信任的目光,喜欢在这一方诗书礼仪的圣土上增加我生命的厚度。

先人在书院里种下槐树，后人时时来闻香。当代的文化人没有忘记先祖筚路蓝缕的文化开垦之路，余秋雨、于丹、纪连海、王立群在石鼓书院里思忖，将展“道南正脉”盛赞衡阳文化厚重，“三水汇流”得天独厚；世界华语诗坛诗斗洛夫先生携夫人重游石鼓书院，兴致盎然的洛夫先生挥毫泼墨，留下了“石鼓书院”四个大字；中与韩书院专家团在蒸湘之畔道器之辨；书院文化的在三江交汇处惊涛拍岸，泛起的波澜却直通四海，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爱尔兰、匈牙利、西班牙的友人远赴重洋而来，只为听一声中华文化的悠远；大手牵小手，只为破译小小蝌蚪文里的华夏文明的大密码；唐宋摩崖石刻绵延着文脉千年引无数学子膜拜；“石鼓书院大讲坛”学术讲座让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产生了激情与思想；汉代开笔礼启蒙仪式的恢复，学生接受了传统启蒙教育“开笔礼”的洗礼，现代在传统里绚丽绽放，培育着祖国的安邦济世之才；书法展、美术展、图书展、邮票展文化之花百花齐放；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伏笔石案前的背影就像她多年的沉淀，人群穿梭的身影与槐树婀娜的身姿在书院里交织，他们时而高谈阔论，时而静默不语。不管为何而来，走的时候，履底总会沾上这里的槐树叶，这里的泥土芬芳，书院里也会留下一声醍醐灌顶的抚额，一阙欣然开阖的吟哦，一星思想碰撞的火花。

一只白鹭蓦然划过水天之间，惊落了院中的槐花。烟雨给书院蒙上面纱，我等你一起来温柔揭起。且，笃信你会来。

